

徂岁不须惊

娓娓◎著

一场人生
几段旅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但岁不须惊

娓娓◎著

一场人生

几段旅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祖岁不须惊：一场人生，几段旅行 / 娓娓著. —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7.11
ISBN 978-7-5078-4128-2

I. ①祖… II. ①娓…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72422 号

祖岁不须惊：一场人生，几段旅行

出品人 宇 清
著 者 娓 娓
责任编辑 张娟平
装帧设计 文豪社
责任校对 陈丽维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010-83139469 010-83139489 (传真)]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 2 号北院 A 座一层
邮编：100055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金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1/16
字 数 261 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18 年 4 月 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自序

一场人生，是我阿爸的人生。

阿爸与他子女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他是严父，更是慈父。

阿爸喜欢在饭桌上给我们讲故事，他的，阿公的。我都喜欢听。

阿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坚信我可以成为作家的人。所以我说，阿爸，说不定有一天我可以把你的故事写成书。

我做到了。

时隔阿爸离开第七个年头。

也许觉得，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久长的光阴已让最爱亲人离世的伤结痂，伤痛平复了。但，还没有，在书写的时候，还是会为受苦的父亲多次在电脑前揪心落泪，哭到疲累……

阿爸很帅，我从小就觉得。阿爸笑容特别阳光，一笑，一排整齐的小白牙，这牙没遗传给我，不然，我不会至今仍期待哪天医学发达到不用拔牙也可以把我的丑牙整好。拔牙在阿爸那里是行不通的。他的禁令是：你要执意去拔，我就不再是你爸。只因为他见过邻居有人因为拔牙伤了脑神经，从此疯了。小时候，太在意自己的丑牙。阿爸便安慰道：“你的牙哪里丑了？这叫特别，大白兔门牙笑起来那才叫可爱，让人见过就不会忘记你。”

多可爱的阿爸啊，对不对？

父亲节给他发祝福，他总会回复：“谢谢我的小女儿。”

阿爸的笑容，应该传给他的小孙子了，小侄儿一笑，世界全是清风朗月。

第一次为阿爸写文是初中的时候，写了《薄雾冥冥时……》，被刊登在了报纸上。阿爸不只是一名干部，他是一名出色的、受十里八乡人们爱戴和尊敬的高级兽医师。在海南以旅游业为龙头产业之前，牛是农家人的宝。因

自序





为阿爸的医术和人品，无论多远，人们都亲自到家里来把他请走，于是，我们也只能经常在薄雾冥冥时，蝙蝠飞进飞出觅食的黄昏见到阿爸归来的身影。第一篇写给他的文章说的就是这样的事。

阿爸的帅在老妈那里求证过的：是的，没错，你老爸当年的确很帅。村里的姑娘经过家门口都会偷看他。外在帅，内在更帅。阿爸会做很多事情：跳舞，唱歌，作词作曲，他原创的歌曲在县电台广播过，还在当时的报纸上发表过，他教合唱团，给合唱团当指挥；他写作，做对联，写对联，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家里的红白事都请他给做对联，写对联；他只是兽医师，但他开的中药救了已被医院拒收的阿妈，以及村子里其他几个人；他会木工，他和阿妈用的衣柜和床是他年轻时的作品，雕龙刻凤，还有花鸟鱼虫、天安门上太阳升的浮雕；他会建筑，会设计，我家的小楼是阿爸设计的；会理发；会制衣；会农活；会做饭……太多太多了。

阿爸每天都会洗头，头发总是干净齐整，发型纹丝不乱。

他把自己收拾好，也会打扮阿妈和我们。他给阿妈亲手裁制的大衣，买的羊毛衫阿妈珍藏多年，每每穿起时，仍幸福洋溢。阿爸还亲手给我们做过年的新衣，有时候我们姐妹几个是一样的，最早的姐妹装。有一年，阿妈为了奖励我，给我买了当年很潮的五分裤，阿爸还特地买来一块同样的布料，给我做了一件短袖衬衣搭配。冬天的时候，他会给我们买婴儿霜，我至今还记得那个可爱的粉色小瓶子，瓶子里的滋润霜也是粉色的，淡淡的清香。天冷了，他带我们去买袜子，他让我们握着拳头，他说，把红袜子包在拳头上面就知道合不合脚了。阿爸还让我们少穿露趾鞋，这脚指头之间的缝隙才不会太开，脚暖了，身体才好。

阿爸不光头发打理得齐整，衣服也配得齐整。就算是旧衣、破衣，他也能穿得很有范。我的姐姐们应该记得，小时候阿爸有件白色带有小破洞的背心，跟阿爸在一起的时候，无聊又调皮的她们总喜欢黏在阿爸身边，去抠那些小破洞，于是，越抠越大，真成破衣服了。我还依稀记得阿爸对此无奈又好笑的样子。工作后的姐姐们喜欢给阿爸买各种漂亮的衣服打扮他，阿爸多穿浅色系的上衣，深色长裤。穿衬衣的时候多一些，纯白的、条纹的、单色的。什么衣服，阿爸都能穿得很帅。我只给阿爸买过一件马甲，方方正正的中长款，浅浅的军绿色，阿爸特别喜欢那件衣服。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秋冬季，他穿着白色和粉色相间的条纹衬衣，马甲穿在衬衣外，虽然病情已经很严重，

但他的面容自始至终淡定从容。

阿爸说我不应该被他生到，因为我手指长，不是个作家就应该是个弹钢琴的，可惜他给不了我那个学习条件……但我很庆幸被这样一个全才帅爸养育成人。

他一生辛苦，但他把辛苦全挡在了他的背后，只把轻松留给我们。

他爱我们每个人，我们也没有人不深爱他。

对帅爸的思念从未断过，他也经常愉快地、帅帅地出现在每一个家人的梦里。

这本书是我对他最深的纪念。

几段旅行，是我一个人的旅行。

旅行是一件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

想忘记悲伤，去旅行；

想追求快乐，去旅行；

想增长见识，去旅行；

想消除偏见，去旅行；……

我不吃槟榔，但总有人问我吃不吃槟榔。

网上流传过一个段子，甲乙聊天：

甲：你是哪里人？

乙：我山东的。

甲：那你会开挖掘机吗？

乙：你是哪里人？

甲：我湖南的。

乙：那你丫湖南的，你会赶尸啊！

曾经因为我是海南人，刚认识的外地人第一问题会是：“你吃槟榔吗？”

海南确实有些人有嚼槟榔的习惯，槟榔切成蒜瓣般，就着特殊的一种藤蔓植物的萎叶。

叶片上涂上湿的海贝壳烧成的白色石灰，三样缺一不可，嚼出血般的汁液。





我不吃槟榔。

中专、大专学的都是旅游相关的专业，但毕业之前，我却从未去过海南岛以外的地方。

跟大部分从未出岛的人一样，海南岛以外的陆地叫大陆，从那里来的人都是“大陆人”。

小的时候，每逢春节，总有些外地人拿着易撕贴般大小的一叠福字挨家挨户贴，户主为讨吉利给些零钱，或有人干脆福字也不贴了，沿街乞讨，造成了一部分海南人对“大陆人”有一种轻视的心理。

直到今天，相信谁的身边都还会存在着个别对其他地域的人有很深偏见的人。

旅行，不同的人能说出不同的意义，比如曾经在客栈遇到过一位说自己有抑郁症的极瘦女驴友，她说自己在知道旅行这件事之前，每次都想杀死自己，感觉没有活下去的理由，旅行之后，发现这是一种能让自己活着的方式，起码活下来，还可以去一些没去过的地方看一看。她不时从事一种简单的工作，利用工作所得四处漫游。

对正常人来说，或许，起码，旅行可以让他不会在当知道别人是湘西人的时候，便去问人家会不会赶尸。

而旅行对我，却不是一成不变，是旅行让我把重复单调的生活变得绚烂多彩。

给时光以生命，去经历、去拥有属于自己的实实在在的快乐。

我把自己逛成中国风光的忠实粉丝，越逛越觉得祖国的美，美不胜收。

目 录

第一篇 一场人生 再苦也要好好活 | 001

第二篇 几段旅行 给时光以生命 | 051

那时起，我就这么，爱上了旅行 | 053

北京——永恒的北京 | 057

江西——李坑的油菜花和黄山的雾 | 060

浙江——繁花四月雨西湖 | 066

上海一瞥 | 068

贵州——壮观瀑布到精巧苗寨 | 069

四川——我的成都慢生活 | 072

重 庆 | 076

甘肃——初见苍茫大西北 | 078

陕西——从兵马俑到华山如画 | 086

福建——有爱的地方就是家 | 092

陪母亲看一看香港和澳门 | 097

乐游惠东梁化梅园 | 100

和阿妈的湖南之旅——张家界、凤凰城 | 102

西藏——心向往之，行必能至 | 107

拼假去河南 | 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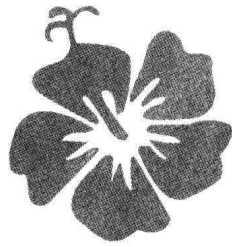
山西——最美是红尘的修行 | 127





- 天津——去匆匆 | 131
- 泰山——快意生平有此观 | 133
- 山海关到长白山 | 136
- 湖北武汉——闲者是主人 | 140
- 呼伦贝尔——累了去看大草原 | 141
- 阿尔山——宁静的边境小城 | 150
- 我和家人的北京之旅 | 152
- 宁夏银川——镇北堡影视城的时空流转 | 156
- 青海——“天空之镜”茶卡盐湖和青海湖 | 159
- 大地之美——张掖七彩丹霞 | 162
- 大爱大美大新疆 | 164
- 镇远——美丽小镇美丽姑娘一个不美丽的故事 | 180
- 大理丽江——旅人心中不愿醒来的梦 | 195
- 鹤庆——被忽视的纯净潭城 | 199
- 昆明——旅行的终点和起点 | 202
- 林芝——我曾来过，遍地花开 | 206
- 格尔木——浩瀚察尔汗 | 220
- 西双版纳——祥和的大花园 | 226
- 大马行 | 230

后 记 | 243



一场人生

再苦也要好好活



人都是带着苦痛生活的，坚强、乐观地活好每一天就是活着的意义。

——张建中

按摩完阿爸的手和脚，我扶起病榻上的他，把他近乎枯槁的身体小心靠在柔软的枕头上。一米七五的个头，小时候我们姐妹几个喜欢挂在他身上，强壮得能一只手臂吊起一个孩子的阿爸，如今身子轻得我要小心地捧着，像捧着那刚出生的婴儿。我转到他的身后，用最轻柔的力道细细地按摩他的头皮，和他那张瘦削的、颧骨凸出的、只剩下皮与骨的脸庞……

阿爸说，“老人变小孩”，不，他还没老，他只是病了。要不是他生病了，你根本想不到，他居然会需要你。

阿爸乐天达观，生活技能强大，理发、裁衣、普通小毛病的诊治和护理，甚至建筑，等等，都不在话下。是我们心目中永远的全能英雄。

懂得这么照顾他，都是跟他学的。

小时候，我的身体很差，各种毛病，单位里的叔叔姐姐们都管我叫“小病号”。一次，我不小心把手指尖削掉了一半，阿爸自行配药包扎，他的医生朋友赶过来都无需再做处理，只留下一些口服消炎药。夜里伤口如被鸡啄般疼痛，阿爸便守在身旁，用指甲轻刮伤口的下方。这方法居然比止痛药还有效，可以让我很快入眠。我的毛病中最严重的是流鼻血，父母亲到处寻医问药但都无法根治。经常睡到半夜要把父母亲喊起来，每一次阿爸都能处理得很好。记忆中，只有一次比较严重送医院。那一次凝血刺激到咽喉，吐出咽到胃里的血，家人和来探望的邻居，全都哭了起来，我连忙虚弱地安慰抱着我哭的阿妈，告诉他们，我不是在吐血。阿爸跟我说，医生说为了根治我的毛病，必须从鼻孔往肺部插入一根管子，抽出什么来，他说他如大旱望云般期待能有办法根治我的毛病，但这个听上去实在太不可靠，他要带我出院，问我什么感觉。我说，太恐怖了，感觉可能会死。我俩达成一致，没接受医生的治疗，当天就出院了。我记得自己是穿着带血的衣服趴在阿爸宽厚的背上被背回来的。那时我就觉得，能够好好活着就已不易。后来知道，我的毛病是由于鼻中隔发育中有些许的扭曲造成的，胶管深入肺部基本无济



于事。而当时县城医院设施简陋，非常危险。多年后，阿爸跟我说起这件事情，都说是我救了我自己，其实是他的理智救了我。我也学会了阿爸处变不惊的从容态度，无可奈何的事情发生了，只做一件事，就是专注于解决已经发生的事情。

“小小，你们现在怎么样了？”病痛中的阿爸还记得关心我的个人情感问题。

“分了，已经很久不再联系，”我说。

有些痛，对抗不了就让他赢，然后甩开，从中解脱。

对于阿爸的病痛，我无能为力，只能通过按摩这个方式让他减轻痛苦。

“对你来说人生还长，孩子，没什么大不了的。”阿爸交叉搁在胸前的双手，随着心跳起伏。

“知道呢，爸。爸，您觉得人生是苦多还是乐多？”我不知道自己为何突然想起要问这个问题。我侧脸看，阿爸微微闭眼，他颈上动脉明显地搏动着。明显，且有些急促……或许我是想知道，这个给予我生命给予我爱的男人，这个和癌症对抗了两年多却从不抱怨，从没呻吟过一声，该手术的时候去手术，回来就按时打针吃药，吃饭睡觉，散步写毛笔字的男人，他都经历了怎样的人生？

一 二

阿爸的学名张建中，族名魁洞，族里人称之为大公。1943年11月出生于海南岛一个大村庄。阿爸出生的村前有个闻名县城的景点叫“孔山”。“孔山”不是山，是一片古榕树林，从盘根错节的榕树根冒出的泉水长年不息，形成的一个沙白水清的塘，泉水缓缓流经整片树林，流入田野。溪流清晰如镜，清凉味甘，大热天，它是避暑的好去处，也是村民们自然的公共澡堂，孩童们的乐园，更是养育村民的生命之水。被泉水日夜滋润着毗邻不远的那片良田，一年三次，都有好的收成。

我的老家坐北朝南，砖木结构，依次是柴房、卧室、厅堂、卧室、厨房。老屋前庭宽阔，从柴房到厨房前的饭厅，整面地板上的砖由于承载两代人岁月，有些已没入地面，显得地板凹凸不平。饭厅右侧整面墙是砖砌的半米高两米宽半月

形窗台，把庭院的树木框在里面，形成自然壁画。老屋面积有一亩大，宽阔的庭院里种满香蕉树、石榴树、番荔枝树、槟榔树等。老屋有几面墙是乌黑的，那是一次日本鬼子进村烧杀抢掠放火烧的。阿公从后山赶回来，和阿爸的叔叔们一起把火灭了。他们上屋顶灭火的时候，还能看到在村口大井边上脱光了冲洗的日本兵。

我出生的时候，阿公阿嬷早已不在。知道阿公的样子，是摆在厅堂八仙桌正中，黑色相框里的那张相片。阿公穿黑色竖领中山装，大背头，浓眉，和阿爸是一模一样的单眼皮，长而笔挺的鼻子，不厚紧抿的嘴，微翘的人中，整个人像透着一种正直威严的气质。

而阿公的确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七岁丧父，由于家贫，十三岁便跟村中大人们外出谋生，创家兴业。

1920年，十七岁的他跟随当时的警察署长外出担任过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排长职务，一年后便脱党返乡持家。

阿爸说，日本鬼子进村，村民无论多忙都得起立敬礼问候，我阿公就不。他在埋头修犁，假装没看见。没人性的鬼子一枪托就狠狠地砸在阿公头上！头上立刻高高鼓起一个大包！阿公怒火中烧，把犁朝日本鬼子一掷，撒腿翻墙就跑，日本鬼子在身后开枪扫射，没打着。

又一次，鬼子在邻村修飞机场，进村抓劳工。那时全家都已躲到后山，回家取东西的阿公来不及逃跑，躲进柴房的竹筐里，他屈身蹲在竹筐里，双手扶着头顶装着米糠的簸箕，透过竹筐的缝隙注意着鬼子的举动和表情。鬼子进了柴房，刺刀一阵乱挑，眼光始终没落在阿公藏身的竹筐上。阿爸说，阿公出来后跟别人讲，如果鬼子的眼光一落在竹筐上他可能就没命了。如果是这样，他打算一跃而起，把米糠甩向日本鬼子，迷他们的眼，然后再逃。

阿公有勇有谋，有胆有识，正义大度，族里人敬重他，朋友也多。

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找过阿公，想收编他入伍。那个年代的人，还非常注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阿嬷怕阿公参军有事，一看到家里有陌生人来访便绝食抗议，日夜啼哭。阿公不想卷入纷争，但是后来却被怀疑参加了国民党，甚至被怀疑给日本人当了汉奸……由于阿公有一位肝胆相照的好兄弟是共产党，国民党内部想派人暗杀阿公，阿公的一位国民党朋友向他透露消息，并建议阿公允许通过他，在国民党内挂职保命。在这种处境下，阿公为了挽救生命，为了家人的生活无奈同意。



阿爸出生，有了儿子后，阿公便选择深入山林开荒，从此不理世事。

阿妈说，阿公比阿爸高大，身板很直，一世做好人。左邻右舍谁家盖房子只要开口要求，他挪大门，挪院墙也给人家腾地方……村里没地盖学校，他把我家门前，酸豆树那块地让给村里盖学校。后来学校搬走，地被交换那是后话了。

三

我没在村子里长大，在老屋的时间不多。记事起，随父母工作调动，搬过几次家。

小学的家在镇上主马路边，一排椰子树下是单位两层小楼，楼下是门市部。门市楼与单位宿舍之间隔着空旷的大院，住房是瓦房，低矮潮湿。阿爸是单位的头，所以我家分到了中间的三间大房。宿舍与厨房也间隔一个空旷的大院。三排三座。搬过去后，阿爸自己动手，用贴上白纸的硬纸皮和木条做成墙，把中间的房间隔成两间，这样，我家客厅、饭厅和卧室都充足了。阿妈发挥农民本色，在宿舍和厨房之间的空地上开垦出一块菜地。我却在我妈的菜地里开辟了一个小花园，种各种花。原本荒凉的单位大院让我们一家打造成花果飘香、鸡鸭成群的温馨家园。

小学毕业后，阿爸为了我们申请调动，调回家乡镇上任职。因为镇上中学当时是全国名校。新家在镇上机关大院里。机关大院集合全镇各个单位，单位与单位之间没有围墙。我家就在最里面的角落里，简陋的三间瓦房一间厨房，在几棵高大挺拔的大松树底下。

大学，我们都在外面上学。不知为何，阿爸办了离休，父母搬回了老家。那时候父母亲的事情不会跟我们讲的。他们在家门口开了个几平方米的小卖部，卖药和杂货。假期回家，看到妈挑着甘蔗去集市卖，她穿戴整齐，鞋袜鲜亮，和她肩上的担子格格不入，看着心头直涌酸。

阿爸在屋檐下用大桶洗头，我搬个凳子坐他旁边。三个孩子在上大学，他们虽不说，但肯定有压力的。

我说，爸，我不想上大学了。

不上学你要做什么。

我可以去工作啊。

爸头埋在水里，呵呵笑。他说，你还这么小，没有地方会收的。

大学我上了半个学期了，很不喜欢。

没关系，你就去吧，读完了才有毕业证，有个文凭你将来才好找一份对生活有保障的工作。不要求你出人头地，做出多大事业来。当然，你有能力有天赋要能成就个什么最好。不然呢，这世界上智者、强者毕竟少数，大多数还是像我这样普普通通的人。只要你们不缺吃穿，健康有趣，过普通生活就行。

因为大半年没见着，一回家父母拿好吃的侍候着我们。假期在家，狂看电视到深夜，然后大睡。现在还清晰地记得阿爸在房间窗口喊我起床吃早餐的身影。回想起来，真对不起。

当我在大学里迷茫的时候，阿爸从一个机关干部成为一位打工者。他的人格和业务水平是有口皆碑的，经同学推荐，给一家大企业做顾问，还带着阿妈和表哥去广东开过牧场。

我们都毕业工作后，能干的弟弟也赚了钱，加上父母亲的积蓄，盖了新房。新房推翻了老屋重建。阿爸亲自设计，买材料、装修，建成了他喜欢的小楼。

阿爸喜欢文艺歌舞，他天天带着阿妈和朋友们一块去镇上舞厅玩。对他来说，身上的担子全都卸下了，他这才有了时间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们放心各自生活，以为他就这样愉快地安度晚年了。

没想到一次体检后便转入了无休无止的治疗……

四

阿妈叫吃饭了，我扶起阿爸。他说：“孩子，生而为人过程，苦是难免的，而且很多时候非我们所能选择。但是，普通人的生活里也没有跨不过去的坎，爸的时代物质匮乏，吃饱穿好是最高追求。你们这一代，衣食无忧，但谁也避免不了波折、苦楚，所以，人的一生无论怎么过，都是不容易的。关于你刚才的问题，

爸给你讲讲爸的这一生。无论如何，能不吃苦别自找苦吃。如果避不开，再苦也要好好活，活出最好的自己。”

“好的，爸，关于您的一生，您能记得的，都讲给我听吧。”

我不太喜欢吃鱼，一条鱼我随便夹了些肉就当鱼刺丢在铺在饭桌上接骨头的旧报纸上。阿爸用筷子捡起来放在自己碗里。他说，从前，他的祖母吃饭，不允许任何人浪费食物，一个饭粒不小心掉哪了，衣服上，饭桌上，她都要找到它，捡回嘴里吃掉。“五谷好吃不好做”是她的格言。汤里有个油花，饭桌上的孩子们都要抢着用饭勺去捞它。我于是趁阿爸还在停筷讲话的时候，抢过他饭碗里的鱼，连鱼骨都嚼烂了吃掉。

阿爸动筷，一边吃饭，一边开始了他的讲述：“我爹说，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穷人，连田地都没有。爹七岁的时候，他的祖父去世，靠祖母一个人砍柴去卖，换米回来养大他和他的两个弟弟。可惜我那两个叔叔都死得很早，他们各留下了一个女儿，也就是我的两个堂姐。

“小时候，我和祖母一起生活。很少见到爹娘，他们常年住在野外给别人种甘蔗，得空的时候，就开荒，为自家开山造田造地。爹娘很久才回来一次，但每一次回来，爹都给我们带回来一些手工蔗糖，所以，爹每回一次家，都是我们快乐的节日。”

阿爸喝了口我妈喂到嘴边的汤，习惯性地深抿了一下嘴，继续讲：

“靠爹娘的日夜操劳，我家不仅有了田还有四头牛，黄牛和水牛各两头，生活有了抬头。他们的艰难困苦是我，更是你们这一代都无法体会的。

“我三弟，你们的三叔，比我小四岁。我娘生下他后，勤劳成性的她闲不住，没能过完月子就出门劳动，结果病倒了。野外没有医生，更没有药，回到村里，村里的医生也没有办法，我娘就这样走了！”

骨肉连心，过去了几十年，阿爸谈起丧母之痛还眼泛泪花，他用手背擦了擦眼睛，抽了一下鼻子继续讲：

“那时我才四岁。由于很少接触她，我对她的印象非常模糊，只记得一个背影。印象里，应该是她有一次从野外归来，我蹒跚跟在她身后走，只记得是一个很高大强壮的背影。

“我娘走后，接下来的两年内我的大姐和两个弟弟也相继离去，他们都是病死的。而他们都只不过是得了点对现在来说的小毛病，大弟是因为拉肚子，二弟是因为发烧，大姐只是感冒……那时无医无药，是一个打个喷嚏就会要人命的时